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第二十二講。請看經文：

【佛言。須菩提。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。轉輪聖王則是如來。須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說義。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】

這段經文佛的意思是說，前面尊者說到的，佛問他可不可以「以三十二相來觀如來」，尊者答覆，「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」。我們乍聽之下，好像是很有道理，而如是如是裡面的含義前面跟諸位說得很清楚，這個意思相當的深，答得非常的圓滿，非常的善巧，可是有幾個人能夠真正懂得尊者的意思？當然要是把他這個意思錯會了，認為如是如是是答應的話，我想這種人一定是不在少數。如果見地沒有到尊者的地步，沒有能認識諸法的本源，或者我們換句話說，前面一再跟諸位講過觀照、照住、照見，如果我們用這三層功夫來講，沒有到照見的程度，免不了要發生誤會，誠恐似是而非。何以故？說三十二相，裡面就含著有修福的意思，三十二相是福報，如來應身具足三十二相，世間轉輪聖王也具足三十二相。佛就說：若是以三十二相來觀如來，轉輪聖王豈不就是如來嗎？佛反過來一問，這是唯恐中下根性的人產生誤會，這個地方是世尊的大慈大悲，善巧的教導，「佛陀悲心太切，誠恐學人未能圓悟前意」，不能真正了解前面所講的意思，「而墮入似是而非。」這個事情，「必須盡空諸相」，所謂盡空諸相不是說把外面這個相滅掉，那就錯了，而是什麼？不執著，心對外面一切諸相全無執著，連佛的三十二相也不執著，你這個清淨心中完全沒有外面諸相的落謝影子，這叫盡空諸相，「剿絕情識」，情識是妄念，內不起妄念

，外不攀緣諸相，「方足語於性相一如」，這樣才可以講性相一如，到性相一如當然見相就是見性。前面須菩提尊者答的如是如是，意思在此地；換句話說，須菩提做到這八個字，如果沒有做到這八個字，那就怕發生誤會，怕發生墮在似是而非的見地裡面，那就是鑄成大錯。

「佛說如義，是令體認一真法界」，這是經裡面一再講諸法如義，目的是要我們體認一真法界，「除其分別執著而無我。故當自審，分別否，執著否。」我們自己要認真的去審查、去反省，我們有沒有分別、有沒有執著，如果我們還是有分別、有執著，自己要明白；換句話說，自己要認識自己。古德常講聰明人有自知之明，我們自己有沒有自知之明？如果我們的分別執著還沒有放下，我們沒有到一如的境界，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向一如去進展，這才是真正的修學。自己沒有到這個境界，自以為到這個境界，這是佛法裡常講增上慢人，不但對自己的修行，就是對自己研究教理來講，也造成很大的障礙。分別執著去盡，才能夠照見諸法一如，才能夠體認一真法界。如果我們心裡面還有一個念頭，「我現在已經到諸法一如，我已經體會到一真法界」，諸位想想，你是不是真的離開分別執著？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心裡面還有一個一真法界，還有一個諸法一如；換句話說，你的分別執著依然未斷。這個境界極其微細，是我們真正發心修學的人不能不注意。

再看底下所說，「倘有微細分別執著，便是業識」，八識用事，既然是八識用事，「何云觀相即是觀性乎！」這句話非常重要，真正是一語驚醒誤會的人。換句話說，觀相即是觀性，須菩提尊者可以這麼說，圓教初住以上的人可以這麼說，觀相就是觀性，在淨土法門裡面證得理一心不亂的人可以這麼說。如果你還沒有證得理一心，你還沒有到圓初住的境界，換句話說，你依然有微細的分別

執著存在，你還是業識用事，沒有能夠轉識成智，要轉八識成四智才有資格說觀相即是觀性，性相一如、性相不二。起碼夠講這句話的資格是圓初住菩薩，我們沒到這個程度學不得。如果可以學，釋迦牟尼佛在此地就不說話了。萬萬學不得，程度不到。

「一如平等，唯有諸佛方能究竟。」有資格說一如平等是圓教初住菩薩，為什麼？因為初住菩薩已經破微細惑，初住菩薩破一分根本無明、證一分清淨法身，清淨法身就是性相不二、性相一如，所以他有資格說。從初住到如來果地有四十一個階級，所謂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從初住往後這個修行逐漸逐漸證得，到如來果地是究竟圓滿。所以開始證得一如平等是圓教初住菩薩，證到究竟一如平等那是如來果地。像這些地方我們不可不知，不能夠誤認，不可以高抬自己，要曉得自己在某一個程度、某一個境界當中。好比走路一樣，我們現在走到什麼地方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「能觀所觀，分別執著業相宛然。」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你還有能觀的自己，有個我在，有一個所觀的一如平等的境界在，由此可知，你是不是真正到一如平等？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有能所，你有分別，你還是有執著，你有能觀的分別，有所觀境界的分別，有能觀的執著、有所觀的執著，那你是業相宛然。換句話說，這種境界在圓教十信位的菩薩可以說，初住以上就沒有了。

經裡面須菩提尊者他是非常伶俐，懂得佛的意思，佛這麼一說，須菩提尊者就講，『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』，不應兩個字，「不應，意思顯非絕對不可」，不是說絕對不可。到你證得平等一如，見相就是見性，所以不是絕對不可。「若情識已空」，那就是轉識成智，「有相等於無相，無相何妨有相」，是在這個境界裡面。情識還要在，業相宛然，那相不是性、性不是相，因為你有分別、你有執著。幾時你真正沒有分別、沒有執

著，這才是性相一如，法法平等。這是這一段經文裡面重要的意思。所以解得諸法一如，必須要泯盡諸相方可。總而言之，佛說一如平等，其目的是教人一異都不可以執著。經文底下就是世尊為我們說了四句偈，在此地做一個總結，請看經文：

【爾時世尊而說偈言。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】

六塵裡面只說了一個「色」、說了一個「聲」，六塵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說了兩個字，其餘的就省掉，統統都包含在兩個字裡面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以六塵來見我，這個『我』代表什麼？代表真如本性，音聲想來求見性，這個人是『行邪道』，『不能見如來』。可見得這個「我」就是如來，如來是本性的稱呼。這個地方用一個『色』字，當然就近處來講就是指前面的三十二相；『音聲』是指說法，我們不要說釋迦牟尼佛天天說法，就是現在在般若會上，佛正在這裡講金剛般若。這就是說明，離文字相，文字相是色相；離言說相，言說相是聲相；離心緣相，其餘的統統包括在心緣相，這樣才能夠見如來。見如來，禪家講的明心見性，淨土宗人所說就是理一心不亂，才能夠達到這個境界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一個人著了相，著相就是以色相見、以音聲求，這樣的人實在不在少數。表面上看起來他也很用功，每天在經教上去研究、去鑽研，不辭辛苦，天天到講堂來聽經，為什麼？求佛法，從音聲裡頭求佛法，從經本色相裡頭求佛法，完全用的是分別心、用的是執著心。求佛法的目的是要見法身，是要見性。由此可知，他這個方向完全走錯了。佛在此地一句話點醒我們，這個人「行邪道」，為什麼？不是見性的道路，見性的道路非盡空情識不可，要把情識分別執著斷得乾乾淨淨。為什麼？相是由心變現出來的，自性清淨心裡面是真心本性，它的真實相是無相無不相，體決定

無相，作用能夠現相，它不斷的現相，相與無相只要我們不去分別執著就可以。這是前面一再說的，不可以執著一，不可以執著異。一是無相，一是講體，為什麼不能執著？因為你說無相，它又會現相；你要是執著有相，相沒有一定，相是剎那剎那在那裡轉變的，因此相與無相都不應該執著、都不應該分別，這就叫正知正見。如果有一絲毫的執著，那就不是正知正見，那就叫法執、我執，怎麼能見如來！佛一再給我們說，教菩薩通達無我、無法，無我執、無法執，曉得真正的無我，前面說過三心不可得，這是明明說出無我執所以然；又說諸法因緣生，明明說出無法的所以然，如是通達，那叫真正的通達。請看下面的經文，這是講「離空見」：

【須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。】

假如你有這麼一個念頭：

【如來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。莫作是念。如來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】

我們來看看這段經文所說的大意。「前面經文已經破轉輪聖王的福相，恐怕我們聽了發生誤會，以為證性不必修福」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『如來不以具足相見故』，表面上說的是具足相，實際上裡面含著有修福的意思，因為具足相是從修福而來的。可是前面經文偈子說過，「以色見我是行邪道」，怕的是你聽了這首偈子，「恐誤會見如來必須滅相」，佛這麼一說，經如此說，這兩種誤會就可以離開，兩種誤會就沒有了，所以這段話在此地非常的重要。「說具足相，就含著有修福的意思。」換句話說，佛告訴我們，不可以起這麼一個念頭，「不以具足相，就能得無上菩提」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他就得無上菩提，這些觀念都是錯誤的。

「得無上菩提」，這個句子裡頭有很多意思，我們在此地簡單跟諸位提一提。第一個，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，翻成中國的意

思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前面曾經跟諸位說過，真如本性裡面確實是清淨寂滅，但是不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假名，這個假名是有的，這個假名的建立，在我們凡夫境界裡面名句文聲都是屬於不相應行法。但是佛所建立的假名就不然，前面也曾經跟諸位介紹過，佛是從諸法如義當中建立的，所以他所建立的假名，把它看作《百法》裡面不相應行法，那就錯了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是從無分別無執著，法法皆如。無法不如當中說出來的。說到無上正等正覺，當然就有「佛」的意思，佛是覺義。佛，你看一般經論裡面解釋，佛有自覺的意思，佛有覺他的意思，佛有覺行圓滿的意思。既有佛的意思，當然也具足「如來」的意思。唯有如來，如來是從性體上的稱號，唯有性體才是真正的無上正等正覺，所以無上菩提含的有這些意思。

「說得菩提」，經文裡頭特別著重這個得，說得菩提就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得菩提「正為引起發菩提」，下面一段經文就要講到發菩提，這個正是「藉果明因」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如來的果地，藉如來的果地來說明菩薩修行的因地，藉果明因。前面經文說過，「法與非法皆無，方是發菩提」；此地「得發並說，顯得經文前後照應」。仔細去看，意思非常的圓滿，讀經像這些地方我們要格外的留意。這個「得」字對前面的「觀」字，我們把它比較比較。「觀，不應取相」，觀是修行的功夫，我們從觀照、照住、照見，乃至圓照，都是觀的功夫不斷的往上提升，也就是不應取相的功夫愈來愈微細，愈來愈清淨；「得之一字，則不應廢相」。你看看這是不取相，這是不捨相，可見得對於一切相不應該取，也不應該捨。如果你捨了，廢了相、滅了相、捨了相，試問問你有沒有取？你還是取了。你在一切法裡面取相，是錯誤的；一切法裡頭不取相，把這個相廢掉，你也是取了一個非法相。取相是取法相；

一切都捨掉，你取的是非法相。不應取相是法相、非法相都不應取，有相不取，空相也不取。「修觀之道，重在見性。」我們目的是見性，念佛人目的是理一心不亂，理一心不亂就是見性。

從經文裡面顯示，佛教給我們「福慧雙修，能得無上菩提」，這句話要牢牢的記住，不能夠偏在一邊。「相與非相，福與非福，二邊不著，為正觀念也，是名一如。」福慧雙修，給諸位說，福慧是同時的。從什麼地方修？你要是作意去修，我一定要去修福修慧，試問你是不是起了分別心？你是不是起了執著心？換句話說，你福慧都沒有了。福慧究竟要怎麼修法？那就是你曉得離相，不執著相，不應取相，就是慧；不廢一切相就是福，我們從早到晚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要懂得這個道理，那就是福慧雙修。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世間人只懂得修福，沒有慧，所以不能得無上菩提。二乘人懂得慧，他不修福，為什麼？他只曉得不應取相，他連這個統統不要了，所以他也不能得成無上菩提。唯有菩薩明白事實真相，既不取相也不廢相，所以他能夠見性，能得無上菩提。因為相與非相，相是有相，非相是空相，福與非福他二邊都不執著，在這個境界裡頭，是與非裡面，是相非相，是福非福，他二邊都不起分別、不起執著，相與非相一如，福與非福一如，以此推之，無有一法不如。這種觀叫正觀，這個念叫正念，常說的正念現前。請看底下經文，這是「結顯正義」：

【須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。】

佛叫著須菩提尊者，你假如要作這個念頭：

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。說諸法斷滅。】

前面講要離一切相，你要是生了這個念頭，發菩提心的人他說『諸法斷滅』，佛警告我們：

【莫作是念。】

你不可以做這個念頭。

【何以故。】

為什麼？

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。於法不說斷滅相。】

這是要記住的，佛法『不說斷滅相』。這裡面的意思很深，也說明前面世尊一再懇切教誡我們所以然的道理。經上說「汝若作是念」，一直到「說諸法斷滅」這一段，是說明上文「作是念」之所以然。從「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」這一段文，是說明上文「莫作是念」之所以然，這段文是屬於結顯正義。這個「發」字是緊承具足相而來的，因為具足相是修福而成的。怎麼個修福？修福乃是廣修六度萬行。

「因為前面說諸法皆空，以顯平等真如實相妙體」，意思在此地，佛講的這些道理，無非是顯明平等真如，實相妙體，「恐未達意者又執著空見」，這個麻煩，「將謂證菩提不須具足相好」，會發生這種誤會的人確實是有。古德說：「寧起有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無見如芥子許。」這個無見就是空見，就是此地講的又執空見，給你說萬法皆空，好，你就執著空。芥子是芥菜子，太小了，一點點大。為什麼說寧可以執有見如須彌山？不怕，因為「有」的病好治，「空」的病難治。他執著一切都有，你們諸位想想，這個人至少他雖然不能夠見性，他不曾做壞事。為什麼？他會相信因果有報應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他不敢做壞事，他會努力去修善，就是有分別執著這個心，他取作善，他還能夠在三善道去受果報。要是墮到惡取空，他就麻煩了，為什麼？他什麼都不相信，連因果報應他也不相信，於是他就放蕩不羈，什麼樣的惡事他都敢做，他以為沒有果報，這樣的邪知邪見必定引起無量無邊惡業，將來沒有法子避免阿鼻地獄的果報，佛來了也救不了他。諸佛菩薩對於執有見的人



可以救，對於執空見的人無法可救，道理就在此地。特別是般若經裡面最怕的是你起無見，就是墮在空見裡面，所以世尊一再反覆給我們來做說明。

在這個地方我們能夠看得出來，「凡是說理說到精深處」，也就是說到最要緊的地方，「切須細辨」，要仔細去辨別，不容許有一點差誤，為什麼？不然，「勢必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，走入邪道而不知。是以學佛以親近善知識為第一急務」。諸位特別要記住這一句，學佛要親近善知識是第一急務，沒有善知識的指導，要想不差不錯、不落在邪道裡面，實在是很難很難。可是說到善知識，古人常講善知識可遇不可求，你到哪裡找去？我們怎麼辦？我在此地提供大家一點意見，我們可以私淑古聖先賢，末法修學不可不知，這是我給諸位提供一點淺見。真正的善知識他絕不會標榜自己，說「我是善知識，我是一個真正有修有證的人」，他不可能說這個話。再告訴諸位，真正的善知識是自謙而推崇他人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看看《華嚴經》裡面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每一位善知識自己都很謙虛：我只懂得一門，八萬四千法門我只懂得一門，其餘的你問我，我都不曉得，你去請教那些諸大菩薩，向他們請教如何發菩提心，怎樣修菩薩道。這些話乍聽起來好像他客氣、他謙虛，實在都是說的真實話，真正善知識決定不欺騙人，句句都是實言。如果我們能夠遇到，有這個福報能夠親近，對於自己的修學大有幫助。要講到當生成就的佛法，親近善知識更是不可缺少。

善知識難得，尤其是在末法時代的今天。今天這個時代自我宣傳、自我標榜，太多太多了，到底誰是誰非、誰邪誰正，簡直叫我們無所適從。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怎麼辦？譬如過去我們想親近善知識，還有一個途徑可循，就是找那些閉關的人，找那些住茅蓬的人，那是真正的善知識。如果自己沒有大徹大悟，沒有能夠明心見性

，他一定到處參學，他怎麼敢安安穩穩去閉關、去住茅蓬？他不敢。古人常講，「趙州八十猶行腳」，趙州和尚八十歲還要行腳，到處去參學。為什麼？沒有見性。所以閉關的人、住山的人不必再到外參學，那就是大徹大悟的人，真正善知識。可是今天這個標準靠不住，為什麼？這個人一出家剃了頭，他就想去閉關，他就想去住山；換句話說，這個標準已經失掉。我們苦了！實在不得已，我在講席當中常常勸勉同修們，今天的途徑只有一條，那就是私淑古聖先賢。像從前孟子對於孔老夫子非常讚歎，很感慨的說：我生得太晚，沒有能夠見到夫子，沒有機會做夫子的學生。那怎麼辦？夫子的著作還留在世間，讀夫子的書，請教夫子的那些學生，如同親近孔老夫子一樣，這叫私淑弟子。在我們中國歷代，在佛門裡面這種私淑弟子也是常見的。譬如滿益大師出家學佛，蓮池大師已經過世，他對於蓮池大師非常仰慕，蓮池大師不在世了，大師的著作流傳在世間，他就師法蓮池大師，依照大師的著作來修行，為蓮池大師的私淑弟子。我們今天可以效法古人，採取這個途徑。

做學生也相當不容易，師法一個老師，目標一定要見性，沒有見性不能出師。譬如我們世間做個木匠，你跟木匠做學徒，幾時做的東西很像樣，跟老師做的差不多，才可以出師，自己去開個木匠店；做的東西不像樣，那就不能離開老師。做個學徒要出師得三、五年的時間，佛法要出師是要見性，不見性不能出師。換句話說，不見性就不能離開老師一步，這是做學生的態度。那我們要問一問，我們能不能跟這個老師跟他十年、二十年，一直到自己見性為期？這就是我們成功失敗的關鍵所在。

我是時常勉勵我們的同修，我們要跟一個老師，至少要跟他十年。假如我們是研究《金剛經》，抱定宗旨，在這部經上去下功夫，把這部經的教義、理論、方法、境界要真正透徹的理解，我們在

歷代《金剛經》註疏的這些諸大德當中選一位，以他為師。《金剛經》一切著作裡面講得詳細最透徹的，無過於江味農居士的講義，那你就可以以江居士為老師，也就是說以這一本《金剛經講義》做老師。去下十年的功夫，每天參究，熟讀講義，依教修行，一直到明心見性，以這個為期限，這樣子你就是江居士的私淑弟子。除這本講義之外，其他東西偶爾參考可以，一定要以講義為主，這才是一個良好的修學態度。

如果以古人，像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去我們不算太遠，這些著作我們很容易得到，蓮池蕩益的著作也相當的豐富，我們如果要學，只能在其中學一種，一門深入。我們學蓮池大師，蓮池大師的著作將近有三十種，我們取其中一種為主。譬如我們修淨土的，我們就取大師的《彌陀經疏鈔》為主，我們在這一部《疏鈔》裡面下十年的功夫，大師其餘的著作我們可以參看；十年之內，大師以外的、其餘人的著作我們可以不看。全心全力跟著大師學十年，奠定佛法良好的基礎，將來學出來之後，可以出去參學。參學回來之後，如果有因緣建立門庭，就是自己開個道場，弘揚一門，不要多，這樣才能夠真正自利利他。譬如我建立個道場，我這個道場講經只講一種，學蓮池大師，我就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這一部《疏鈔》講完了，我們從頭再來一遍，這個道場就專講《阿彌陀經疏鈔》，行門專門修念佛法門。這個道場諸位想想，豈不就是極樂世界在我們這個地方所設立的大使館嗎？你主持這個道場，主修這個道場，你就等於是阿彌陀佛的化身，在這個世界阿彌陀佛的代表人，你就是當今此處的阿彌陀佛！法門要一，老師要一個，要一門深入；行門要一，弘傳要一，無有一法不專一，一生必定成就。切忌多、切忌亂，一多一亂，一生當中必定是一無所成，那就太可惜了！這是我們同修們一定要記住。

我學佛這些年，這種道理我都明瞭，可是我沒有福報，因緣不足，所以一直到今天還是在各地方講經，哪個人請我講什麼經，我就得給他講。我會不會講經？給諸位說，我不會。不會怎麼講？不會就做私淑弟子。譬如我今天給諸位講《金剛經》，是我有能力講嗎？不是的，我是依照江味農居士的講義，跟大家介紹這部經典經義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大家都為江居士的私淑弟子，我們在此地做一個研究討論，提供我自己修學的一點心得感想，供給諸位做參考而已。我講《華嚴經》是我能講嗎？不是的，我講的是清涼大師的註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是清涼的私淑弟子。諸位聽我這一說，我的私淑老師太多太亂了。一點都不錯，確實是如此，所以我學佛到今天，講經也講了二十四年，是一無所成！諸位如果要想成就，不能走我的路子，你走我的路子，將來充其量跟我一樣一事無成。

如果我們有福報，有一個道場，我早年剛剛學佛的時候對《華嚴》特別有興趣，非常羨慕清涼大師，假如有道場，這二十四年當中，把《華嚴經》周而復始一遍一遍的來講，我的成就，我們對於佛法的影響，必定有相當的成績，不至於像今天是一無所成。所以我在各個地方都是勸勉四眾同修，如果有福德因緣要提倡一門，一個道場、一部經、一種行門，它就具有特色，建立它特殊的道風學風，不但自利利人，而且影響佛教必定是相當的深遠。將來如果我有這一點福分，我一定會這樣去做，就是一個道場它有一部經，這是這個道場主修的經典。實在不得已為了應付一些大眾，應付初學，配上幾部小部經，那是為接引初機，方便初學的。總有一部主要的經典，周而復始，一年到頭終始不斷，綿綿密密，大家在一起參學、在一起共修，這是在末法時期我們唯一能夠行得通的道路。到自己真正有成就了，那你就是大眾的真善知識，這也是我們天天在此地祈求的。

我們再看底下的意思，「發心」，就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「於法不說斷滅相」。「證法身、得菩提，必須福慧雙修，悲智具足」，具足是都要圓滿，必須於一切法，這一切法的範圍非常廣大，包括一切世間法、一切出世間法，「一切法不取，不取這是智；也不捨，不捨這是悲」。所以一定要記住，一切法裡頭不取不捨。不取，不著法相；不捨，不著非法相，也就是不著斷滅相，「乃能證得平等一如之法性」，法性就是平等一如，就是真如本性。

「若依究竟了義之說，三身皆是非常非斷」，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看到六祖大師跟我們說的「一體三身佛」，我們應當要覺悟。本經凡是說到「如來」，多半指的是「法身」；說「具足相」，指的是「報身」；說「三十二相」，指的是「應身」。「三身非一非異」，三身非一，有三這是非一；但是也不異，為什麼？三身是一體，所以它又不異，這三身「非常非斷，乃平等一如」。這個意思含得相當的深度。講到法身，必須要離名絕相，依本寂以修定。諸位要記住，法身理體本來是清淨的，像六祖所說的本來無一物，以本來無一物去修定。法身起作用是本覺，本覺就有照的作用；以本覺去修慧，以本來無一物去修定，以本覺去修慧，定慧修功到圓滿均等的時候就是寂照同時，就證得法身。法身證得，報身、應化身立刻就現前，才曉得就在這個一身上顯示報、應、法身，三身同時現前。如果沒有證得法身，報身跟應身不現前，換句話說，三不是一、一不是三；到你證得法身，三就是一、一就是三，這個地方也不能夠有一點差錯，不能夠有一點誤會。

講到非常非斷、非一非異，底下也有幾句來說明。「因其非常，故不應取相；因其非斷，故不應滅相。」雖有分別，但是體上沒有分別，相上有分別，體上沒有分別；作用上有分別，理體上沒有分別。「雖有三數，而非三體」，法報應三數，但是體可不是三，

體是一。

「法身非常」，我們不太容易理解，法身不是恆常嗎？怎麼說非常？法身非常這個意思「正所謂不住涅槃」，涅槃是清淨寂滅，法身不住涅槃，所以說非常。「法身非斷」怎麼講？非斷是「法身不住生死」，生死是生滅相，他不住生死，他不是生滅相，非斷。他不住涅槃，他又不是清淨寂滅相，所以非常。諸位從這個地方去體會，佛所謂的法身非常、法身非斷。「須知少有分別執著，便不能二邊不住」，可見得二邊不住就是經裡面常講的無住涅槃，無住涅槃就是非常非斷、非一非異，平等如如，這是諸佛與大菩薩果地上的境界。

講到報身，報身可以分為兩大類，「自受用報身、他受用報身」。經上說，報身是從無始以來相續不斷，一切諸佛不共之法它能夠攝持，眾生無盡，用也無盡，所以說常的意思。但是它並不是清淨心裡頭本有之物，因為具足的德用有時候他它又不顯，有時候又不現前，所以說它做無常，這就是說明報身非常非斷的意思。自受用的報身是什麼？不是別的，就是自己內證圓滿的根本智與後得智，所以自受用的報身就是智慧之身。他受用的報身又是什麼？乃是現相利益眾生，所現的相、所起的作用乃是為地上菩薩做增上緣，這是講他受用的報身。

講到應身，也說為應化身，應化身所謂是恆轉法輪，處處隨緣，方便相續，像我們念「普門品」，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身，是三十二類的應身，應以什麼身得度，菩薩就方便現什麼樣的身，他這種隨類現身是沒有斷絕的，所以說之為常。但是也不是真如理體裡面所有的，雖具足這個用，這個用要隨緣起用，如果緣不具足，作用就不顯，所以它又是無常，這是講應身的常與無常。剋實而論，應化身也是無始的，因為應化為修種種法，通達一切世間俗諦

之事，到功行圓滿的時候得大自在，所以能隨眾生的意思。眾生有感，佛菩薩能應，眾生這個感是有分別執著，是有心的；佛菩薩之應乃是無心，就是無分別執著。也許我們要問，無分別執著何以能應？這個能應乃是菩薩在因地裡面所修的大願大悲薰習所成，所以到時候它自自然然就感應道交，而為一切眾生示現應身，道理在此地。

我們再看下面，這一點意思很重要，「通達此理以念佛，便得理一心，必定上品上生，生實報、寂光土。」總而言之，我們要真正在三身非常非無常（非無常就是非斷）、非常非斷這個意思，要是能夠體會到一些，經裡面所講的非一非異這個意思就明瞭了。換句話說，經上所講的諸法一如、是法平等，這些意思都能夠明白一些。大經裡面佛常給我們講，差別是平等當中所現的差別；換句話說，平等乃是差別當中所現的平等，可見得平等與差別是一不是二，這就顯示出一如的意思，也顯出非一非異的這個道理。

講到修行，最扼要、最簡潔的，確實就是在不取相、不捨相，這部經裡面所講的是不取相、不滅相。凡夫的過失是在取相，二乘的過失是在滅相，唯有大乘菩薩他曉得事實真相是非一非異，非常非斷，諸法一如，平等不二，所以才能真正的做到既不取相又不滅相，這就是大乘佛法常說的中道。證得空寂性體，又能夠隨機應緣，顯示他大用無盡，真正能夠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依這樣的清淨心去修一切善法，自然能夠證得無上菩提，經裡面所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就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。金剛般若波羅蜜，換成我們中國的話，就是究竟圓滿的般若智慧。所以歷代禪家所講傳佛心印，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，六祖開導學人的時候，常說傳佛心印的人不過是如此而已，我們如果能夠得旨歸宗，那就是傳佛心印之人。這個理論、這些道理，把它運用在念佛法門上來說，

那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之中有金剛般若的觀照，這一句佛號是理念，不但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心心相印，與實際理體也是完全相應，所以這個念能念得理一心不亂，理一心不亂與禪家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的功夫境界完全相同，他的果報生實報莊嚴土；如果功夫更高一等的，生常寂光淨土。

江味農居士他老人家一生修學的宗旨，就是在「教宗般若」，他在教理上他是從崇尚般若。而般若實在講他主修的就是一部《金剛經》，他在這一部經上用了四十年的工夫，換句話說，畢生就在般若法門上下功夫。「行在彌陀」，所以他這個講義裡頭處處指歸到淨土，有他的道理。為什麼？他本身在行門上是專修淨土念佛法門，在教理上是專攻《金剛經》。換句話說，這種念佛方式是理念，成就特別的高，是我們修淨土的人最好的榜樣。我們如果真正通達《金剛般若》的教義，把這個教義匯入在《彌陀經》中，那就像蓮池大師《疏鈔》，每一章、每一段經文後面有一段稱理，稱理就是與《金剛般若》完全相應的這些道理，所以蓮池大師這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可以說是諸佛所說一切經裡面之精華。《疏鈔》的分量相當可觀，如果每天講一個半小時把這部《疏鈔》講圓滿，也得要一年的時間，一年講一遍，周而復始，哪有不得一心的道理，哪有不生淨土的道理！

我在台北跟大家一起私淑蓮池大師，我們研究討論《疏鈔》，現在才是第二遍剛剛圓滿。希望我們將來新道場建立，能夠每年講一遍，這是我們真正的心願，我這些年來只是口頭上提倡，還沒開始做，所以大家對我沒有什麼大的信心，「你天天這麼講，你自己為什麼不做？」他不曉得我因緣沒有成熟，時節因緣沒到。我因緣一到了，你看看，我會做，我會做得很認真。除非是自己不覺悟，覺悟了，沒有不勇猛精進努力去做的。



今天因為還有一點要緊的事情要待辦，所以我們就講到這一段，到這個地方是一個段落，下面經文重要的是講到一切法無我，也是講到這部經經義最重要的所在。我們這部經還有兩次就可以圓滿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